

第一章 伯府嫡女祕密多

河水潺潺，新月如鉤，微涼的秋風吹動著兩岸的蘆葦，窸窣窸窣，白色的蘆葦如起伏的波濤，隨著風一高一低。

水流聲應和著蘆葦的演奏，微亮的月光照著水波粼粼的河水，彷彿萬千魚兒閃著微藍鱗光，合力推動著吃水向前的船隻，形單影隻，唯有微風相送之。

四周靜得很不尋常，但有人無動於衷，享受著夜的孤寂。

風沉沉而夜寂寂，除了船頭劃破江面而濺開的波濤聲，整艘客船的乘客都在夜幕低垂中沉睡。

「小姐，歇一會兒吧，夜深了。」十二、三歲的丫頭繡春輕聲道，她身著玫紅色繡玉蘭比甲衣裙，頭上梳了個雙丫髻，容貌秀麗而清純，身段隱約可見少女體態。被她喊作小姐的是一名年紀略小幾歲的秀美姑娘，身子單薄彷彿弱柳，不及巴掌大的小臉上有一雙特別清亮的盈盈杏眸，她正坐在桌前，提筆作畫。

另有一名丫頭因暈船而難受著，吃了藥後雖然好一些，可是人蔫蔫的，只好提早休息。

「讓我再畫一會兒，妳先去睡吧！」有個人在身後杵著，她下筆都慢了，顧忌頗多。

「沒人侍候小姐茶水怎成，奴婢不睏。」剛一說完，繡春忍不住打了個哈欠，眼皮子往下掉，夜深人靜，哪個不睡覺，鐵打的身子也禁不住連日來的奔波。

「去歇息，我這兒不需要人服侍。」背後靈似的守著，她自個兒也彆扭，總覺得肩上多了顆石頭。

「小姐不歇著，奴婢也不歇，哪有主子漏夜不睡而下人睡得像頭豬似的。」繡春指的是另一個丫頭剪秋，那真是個一條筋的人，主子讓她去歇著她就真的去歇著，只要讓她吃飽萬事都好。

一燈如豆，看著筆下尚未成形的人兒，蘇子晴眉頭一擰。「我不喜歡作畫時有人在身邊。」

「可是小姐……」服侍主子是做奴婢的責任，要不然葉嬾嬾又要擰她胳膊，罵她是不守規矩的小賤蹄子了。

「小姐說的是還是妳說的是？」蘇子晴冷下聲。

拿身分壓人，這是她最不願意做的事，她想做的是以心御人，而非仗勢欺人，偏偏底下這些人被教得迷糊了，忠心歸忠心，卻會自作主張，以為自己是為她好。

「小姐說的是。」她哪敢和小姐頂嘴，只是……「小姐餓了吧？奴婢給妳煮一碗薏仁百合粥？」她小心翼翼的問。

蘇子晴如玉般的小手撫撫扁平的肚子，感覺還真有點餓了，「好吧，去煮碗粥，加點白糖。」她嗜甜，人生已經夠苦了，何必為難自己。

「是的，小姐。」有事可做，繡春反而喜孜孜的露出笑臉，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，整個精神都上來了。

繡春原本是掃庭院的粗使丫頭，人肯幹活，嘴巴嚴實，認定了主子便不二心，她是蘇子晴的母親沈若秋陪嫁的沈家家生的女兒，從小就只有一個主子，那就是

沈家人，其他人誰也不認，因此在沈若秋過世後，他們一家五口人只在小主子身邊服侍，哪裡也不去，即使地位低下也無妨。

但其實繡春善廚，任何吃食從她口中說過就能做出一模一樣的東西，少有偏差，甚至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做出新菜，令人眼睛一亮。

蘇子晴無意間發現她這份長才，並知曉她的忠心，便將她調到身邊從三等丫頭做起，專管她的膳食，不過繡春的廚藝太出色了，一年不到又升為二等丫頭，管小廚房膳食。

一年前，蘇子晴的外祖父過世，兄妹倆南下奔喪，並以守孝為名在沈家住了一年，直到孝滿才回京。

而在這期間，數名後娘安排的丫頭、嬪嬪不是重病而亡便是失足落水，要不犯了過錯被發賣了，剩下的寥寥無幾，繡春和非家生子的剪秋便升為一等丫頭，隨侍在側。

蘇子晴的父親蘇長亭是誠意伯，蘇家本有公爵之位，只是三代以後降等襲爵，降到如今的爵位，門庭也漸漸敗落，不如往昔的榮光，門前車馬稀落，不見喧譁。世家子弟不事生產，坐吃山空掏光了家產，為了留住往日的富貴，蘇長亭在長輩的做主下娶了江南富商之女沈若秋，十幾艘大船的嫁妝立即讓蘇家富了起來，又過起奢華無度的日子。

婚後夫妻倆的感情不好也不壞，就和尋常夫妻沒兩樣，還是世子的蘇長亭靠著妻子的嫁妝在朝中走動，希望能覓一官半職，後院的事他一概不理，全交給妻子處理。

有妻子娘家的財力支援，蘇長亭過得如魚得水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全無後顧之憂，在銀子的打點下很快地覓得官職，就是子嗣不豐，成親三年未有所出，見兒子無後，蘇老夫人安氏壓著媳婦硬給兒子納妾，也就是後來的雲姨娘，她是蘇老夫人身邊的一等丫頭，心靈手巧，善於哄人，嘴上抹蜜。

自從兩人之間多了一人後，夫妻關係便多了一絲微妙變化，沈若秋對丈夫沒以前用心，也產生些許隔閡，並提防起蘇家人，把銀錢拿捏得特別緊，不像之前那般任其揮霍。

這令原先相處和睦的婆媳關係變得很僵，蘇老夫人本就嫌棄沈若秋的出身不高，是個為世人所輕賤的商家女，本來銀子任她花她還勉強能接受，但現在竟得看媳婦臉色才有銀子花用，對沈若秋的不喜便不再壓抑，總是有意無意的刁難。

誰知在抬了雲姨娘不久後，本來要開枝散葉的雲姨娘沒消息，沈若秋卻有了身孕，等到沈若秋的肚子約七、八個月大時，雲姨娘也傳出有喜，但這次神明站在沈若秋這邊，她一舉得一男一女龍鳳胎，取名子軒、子晴，而雲姨娘動了胎氣，早產一名瘦弱的小女嬰，取名子矜。

但是想一舉得男的雲姨娘將生女的遺憾化為妒恨，屢屢在蘇老夫人面前進讒言，多次挑撥婆媳的關係。

生下孿生兒女是喜事一件，可是沈若秋的生活卻益發不順，一方面要照顧一雙嗷嗷待哺的稚兒，一方面要應付婆婆單方面的為難，還得打點丈夫官場上的事，以

及面對妾室無理取鬧的要求，眾多壓力壓得她喘不過氣來，娘家人遠在千里外的江南，她有苦只能往肚裡吞。

日以繼夜的心力交瘁下，她終於承受不起了，在丈夫睡了她的陪嫁丫頭落月，並使其有孕後，被自己養的狗背叛的痛讓她一蹶不振，對這段婚姻也心灰意冷，隨著落月成了羅姨娘她也病倒了。

拖了一年多，沈若秋在兒女兩歲時撒手人寰，死前只來得及將名下的鋪子、土地、莊子分給兩個孩子，只是他們還太小了，無法親自掌管這些產業，最終掌握一切的還是蘇老夫人，她只花費少許在孫子、孫女身上，把大部分資產視為公中財產。蘇老夫人心安理得的覺得，反正他們不會知道他們死去的娘留下多少東西，而且將來還是會把東西還給他們，她不過借用一下。

好在得知沈若秋去世的沈家人連夜包船北上，帶來了另一份完整的嫁妝單子，態度強硬地表明蘇家人只能代為保管，一旦兩個孩子有能力掌管則須悉數歸還，不得私佔。

沈家人這一鬧雖然讓蘇家人屈服，但卻將這份不得宣洩的怨氣轉嫁在蘇子軒、蘇子晴身上，給予他們基本的日常所需便不予理會，嫡長孫、嫡長孫女過得還不如庶出的蘇子矜、蘇子清。

守完妻孝一年後，蘇長亭再娶吏部侍郎庶女張靜芸為繼室，進門有喜，三年抱倆，陸續得一女一子，分別為子曉、子凌。

蘇子晴七歲那年，日感老邁的蘇老夫人體力不支，便將府中中饋交到張靜芸手裡，同時也有沈若秋的嫁妝，那一年，蘇子晴無故落水，被救起後高燒不斷，大夫搶救了七天七夜才把人救回來，但是人也燒傻了……

「對了，哥哥睡了嗎？」十歲大的小姑娘嗓音軟綿，輕輕柔柔地像乳鶯啼叫，軟得叫鐵石心腸的人都化成水。

「公子那邊還在挑燈夜讀呢！沒把手中的書牢記在心不肯歇息。」兩位主子都一樣倔強，勸不得。

「那妳粥多煮一些送到哥哥那，順便替他多點一盞油燈。」他們無人可靠，只能靠自己，她哥哥才會這樣拚命苦讀。

「是的，小姐。」公子，小姐真是太辛苦了，哪家的小主子要自個兒賺零花，蘇家又不是沒銀子。為小姐抱不平的繡春在心裡咕嚕兩句。

「去吧，別杵在這兒。」

「是，奴婢先去煮粥了。」一說完，她躬身離開艙房。

終於可以毫無顧忌的作畫，蘇子晴以白玉狼毫沾墨，聚精會神的細細描繪，一幅香豔的畫作漸漸成形，女子香肩小露，乳白的大腿彷彿吹彈可破，渾圓的碩臀高高翹起，雪白的豐乳似一前一後的搖動，星眸微閉，櫻唇輕啟……在她身後是身形健壯的男子，僅著一件單衣，他一手將女子按壓在案桌上，腰往前一送……沒錯，這是一幅春宮畫。

年僅十歲的蘇子晴便靠畫春宮畫為兄妹倆賺取銀兩，兩人十分有骨氣的不願依賴沈家人資助，太多的人情債他們支付不起，寧可自食其力，開創另一番局面。

沈家銀子多令人眼紅，招來不少豺狼環伺，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或吃掉沈家，再加上沈家自家人內鬥，耗損得厲害，日子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

雖然沈家家主仍是沈若秋的兄長，蘇子晴的親舅，可是庶出的兄弟卻不在少數，他們攥成一股繩和嫡出兄弟鬥，面對內憂外患，沈若明、沈若冬也有些吃力，僅能勉強支撐。

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，沈若秋死後沈家就和京城的誠意伯府搭不上線，為了妹妹的嫁妝大鬧一場後，蘇老夫人更不待見沈家人，自然也不會對這親家多加照顧。

張靜芸入府後，蘇沈兩家便形同陌路，蘇子晴兄妹更加孤立無援，只能自立自強。在落款處寫上草書「唐十二少」四字，接著蓋上印章。

身為女子生活在世間多有限制，很多事是不被允許的，例如賣畫，尤其是春宮畫，那肯定會被浸豬籠，要不就是送往家廟修行，一年半載後香消玉殞，從此這個汗點消失，不累及家人，所以蘇子晴才用了別名，不以真名示人。

「啊！累死了，畫春宮畫太傷神了。」

她知道畫春宮畫不是正途，但她停不下來呀！多少人等著唐十二少的春宮畫，她畫一幅由最初的百兩銀到如今的千兩金，實為暴利。

蘇子晴也知物以稀為貴的道理，所以她一個月最多畫三幅春宮畫，再說了，她要遮遮掩掩避人耳目，作畫著實艱難，一個月三幅也是極限了。

看著已接近完工，只需上色的春宮畫，畫得有些久的她感覺視線不明，她閉了閉眼再睜開，心中有些許的唏噓，一股鬱氣油然而生，徘徊在胸口始終不去。

出去走吧！

船行了十日有餘，一直關在艙房內一步不出的蘇子晴終於按捺不住，拉開艙門，走了出去，站在甲板上一眼看到滿天星斗，她忍不住讚嘆。

「好美……」美得叫人思念故鄉的親人。

是的，故鄉的親人，卻不是蘇府的親人。

若有外人看見現在的蘇子晴定會疑惑，她不是傻子嗎怎會作畫？而且言行舉止一點也不傻，反而還聰慧得很？

而這一切都要從三年前說起。

三年前被婆子推下水的蘇子晴早就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來自現代的書畫名家唐漾，不過她不是一開始就借屍還魂。

三十歲那年，她因飛機空中解體而瞬間窒息，等她有知覺時，發現自己已是一抹幽魂，也不知是磁場相近還是和原主蘇子晴有緣，她的魂魄一直跟著蘇子晴，從她六個月大到喪母，然後一直到溺水。

事實上蘇子晴並未死於那一次的溺水，她被救起後，在病中被張靜芸買通的大夫下藥，雖然沒死，卻體弱多病，十五歲時嫁個表面是謙謙君子，私底下有虐妻傾向的好色男子為妻，十五年的夫妻生活他明面上納妾七名，但身邊稍有姿色的女子他無一不沾，甚至還想把奸生子記在她名下，以嫡子對待。

但只生一子的蘇子晴絕不允許別的女人生的孩子搶走她兒子的一切，即使一半也

不行。

為了這件事她和丈夫大打出手甚至豁出去為兒子做了一件事——她在酒水中下毒，和丈夫同歸於盡，這樣夫家和自己的嫁妝，所有一切盡歸獨子所有，別人一樣也搶不走。

蘇子晴閉目的那一刻，身為鬼魂的唐漾為她心疼，可惜她所嫁非人，殊不知蘇子晴蓋棺時，一股強大的力量將她往棺木拉扯，無力對抗的她只好被拉著走，身不由己。

等她再一睜開眼，十分意外的發現自己有了肉體，她以為是投胎轉世了，但仔細一看她竟成了蘇子晴。

她重生了，還重生在蘇子晴溺水即將病死的那時刻。

一縷飄蕩了多年的遊魂有了屬於自己的身體，唐漾說不出驚喜或錯愕，她只是不懂老天爺在搞什麼鬼，讓她從娘胎出生不成嗎？為什麼要竊取別人的軀殼。

一開始她是不接受，抗拒這個新身分的，因為她打小看著蘇子晴長大，看她由孩子到少女，又由少女成為母親，她是抱著守護的心態看顧蘇子晴，希望她能過得好一點。

可是現在自己卻奪走了她的人生，她來了，真正的蘇子晴去了哪裡呢？

死了？或是穿越到另一個世界？

為此，她心裡很不好受，想把真正的蘇子晴找回來，她已經死了，不能搶活人的身體。

只是張靜芸的手段太惡毒了，在蘇子晴昏迷不醒之際還買通大夫下重藥，存心要繼女身體破敗，她早知此事，刻意弄翻了藥，導致事情發展不如上一次，張靜芸則更狠心的叫婆子下毒毒死她，想保護蘇子晴的唐漾，只好假裝高燒燒傻了，言行舉止形同三歲稚兒，說話不順，嘴角流涎，喜歡傻笑和吃東西，不辨美醜。果然她裝傻了之後張靜芸就未再向她下手，把她身邊熟悉的人調開，只留下三等和粗使的丫頭、婆子，另派她的眼線充當貼身嬖嬖，監視她的一舉一動再予以回報。

張靜芸想侵佔沈若秋那份嫁妝，因此她容不下沈若秋生下的孩子，一確定蘇子晴是傻子後，她便把目標轉向已住到外院的蘇子軒。

發現張靜芸的意圖，唐漾覺得不能坐以待斃，真正的蘇子晴不知要去哪裡找，她只能先扛起蘇子晴的身分，守護好她的哥哥，於是想出賣畫的念頭。

她穿起兄長的衣服打扮成他的模樣從後門溜出，佯裝落魄的世家子弟以賣畫維生，書肆老闆一看到她有別當今的畫作兩眼發亮，卻故意壓價，只給她三、五兩銀子一幅打發。

那時她很缺銀子，手裡拿著她母親嫁妝的張靜芸根本不給他們兄妹任何分紅，一個月五兩的月銀連給小廝的賞錢都不夠，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她只好咬牙認了，有多少賺多少。

直到有一回，她一時興起畫了酥胸微露，手持團扇遮面的仕女圖，不知哪來的靈感在女子身後畫了假山，假山後頭躲了一名神色猥瑣的男子趴在石頭上偷窺，他

的手還往下一垂，好死不死地正好在胯下，配上好色的神情，那就有點……情色之意，她當成廢圖準備扔掉，卻不慎夾在準備賣掉的畫作裡，不經意被書肆老闆發覺，他立即高價收購。

那幅畫賣了一百兩，雖然她不承認那是春宮畫，但也徹底打響唐十二少的名聲。從那時候起，她只畫春宮畫。

「唉！」她為何淪落到這地步？

蘇子晴剛為自己這不能自控的人生際遇嘆息，不遠處也傳來一聲幽遠的「回音」，她頓時寒毛豎起。

「誰在那裡，不要裝神弄鬼嚇人。」她當過鬼，所以不怕鬼，只是有點毛骨悚然，心裡毛毛的。

「妳說我是鬼？」剛變過聲的少年嗓音平空響起，夾帶一聲冷哼。

「不是鬼是什麼，我看不見你。」她眯眼細瞧，隱隱約約地，月光照不到的陰暗處有一道黑影動了一下。

「自個兒眼瞎就別到處亂闖，船在河上走，要是一個沒站穩往河裡跌，妳死了都撈不到屍體……」

這人的嘴真毒。

蘇子晴剛這麼想，一道大浪忽地打上船身，沒站穩的她往後一踉蹌，身子順著船身的起伏滑向船舷，她的後腰撞上船舷，身子幾乎要翻出去，被掀起的高浪捲走，驀地，一股力道將她拉回，才免於落水的命運。

「麻煩。」

聽到冷冷的聲音，本來很感激的蘇子晴不免訕訕，彆扭的道：「多謝搭救之恩，來日必當回報。」

「我要妳一個小丫頭的報恩？」少年冷笑。

小丫頭？姊哪裡小了，姊都能當你娘親了。

她在心裡腹誹，表情卻一本正經，「世事難料，誰也料不到老天爺會給我們什麼樣的考驗。」

「哼！顧好妳自己就好。」他這一生遭遇的事還不多嗎？遇神殺神，遇佛殺佛，誰要做刀下亡魂。

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，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錯估局勢的時候，再者螞蟻雖小卻能咬死大象，誰也不能小看。」別小看了螞蟻之力，越是不起眼的東西越出人意表。

「荒謬。」若淪落到要她出手相助，他還不如將偌大家業拱手讓人算了。

站穩腳的蘇子晴抬頭一看，入目的是一張少年面容，兩頰偏瘦，目光冷漠。

「你好高喔！」

這句話一說出口她好想咬掉舌頭，這麼拙的話她怎麼說得出口，以她的身高看誰都高。

「是妳長得矮不隆咚。」她只到他胸口。

蘇子晴臉色變了變。「我還會長高。」

他的話刺中她的痛點，因為張靜芸在飲食上的苛待，她和孿生兄長個頭都不高，

看來只有七、八歲，到了沈家後才吃得好一點，慢慢地有抽高的跡象，但不明顯。畢竟尚未到青春期，她相信再過個兩年開始發育，她會像竹子似的抽條，長到一百六，她兩個親舅都滿高的，她不可能長得太矮。

「不會比我高。」少年取笑她。

看了看少年的個頭，她往後退了一步，「嗯，同感，我要是長得像你一樣高鐵定嫁不出去。」

「妳才幾歲就恨嫁？」他嫌棄的上下打量。

「我十歲了。」這個時代普遍說親早，十歲就會開始物色人選，過幾年就正式議親，一想到張靜芸為當初的原主找的「良婿」，她眼睫往下一垂，掩住星子般明亮的眼眸，裡頭閃過一絲冷然。

這份好姻緣輪不到傻子蘇子晴吧？她倒要看看張靜芸如何出招，順理成章的把只會傻笑的繼女嫁出去。

「什麼，妳十歲？」他連忙往後一退，十歲已經要注意男女之防，臉上微露難以置信的神色。

「你那是什麼表情，好像是我故意長不高騙你。」十年前，小她四歲的妹妹都快比她高了，如今應該超過她了。

以守孝為名，蘇子晴和蘇子軒在沈家待了一年，這期間他們沒有回過蘇府，一直住在江南，不過他們也不是什麼事也沒做，在妹妹畫春宮畫的資助下，蘇子軒拜了江南大儒為師，用一年的時候儘量學習，提升本身的才學，不致落後別人太多。而在這同時蘇子晴也沒閒著，她仗著多活一世的優勢在江南大量購地置產，廣種稻和冬麥，收購糧食，她只種不賣全收起來，囤積各種物資，例如鹽、棉花、藥材等物。

因為她知道接下來會有連續六、七年的戰亂，資源短缺，先是敵國來襲，打了五年仗，後有五王奪位，內亂了一年，百姓流離失所，田地無人耕種，糧價高漲，鹽更是控制在少數人手中，一斤鹽要十兩銀子，百姓根本吃不起。

她佔了天時地利之便，江南是漁米之鄉，一年兩熟的收成十分便宜，沒花她多少銀兩。

蘇子晴隱晦地向兩位舅舅提起囤積物資時，反被舅舅們笑小家子氣，他們擁有的地和糧食比她還多，何須要買？反倒以為她要置產，為自己添個保障，兩人私底下塞了好幾百畝田地的地契給她，以及田地上莊子的契書，讓她有資產傍身，不用受面甜心苦の後娘折磨。

意外之財讓她受之有愧，所以她決定沈家日後若有錢財上的困難定鼎力相助，不負今日的憐惜。

「嗯，看得出妳想長高。」原本心情低迷的少年聽到她的話後有點想笑，眼中少了一些陰鬱。

「沒有這樣傷人的。」她噘嘴，不太開心。

看她孩子氣的模樣，少年唇微揚，一時忘了男女之防，伸手撫亂她的頭髮，「去睡吧，多睡一點才會長高，雖然還是沒法跟我比。」

又補刀，他要把她傷得體無完膚嗎？蘇子晴有咬人一口的衝動。

「睡不著，今晚的星空很美。」她邊說邊抬頭仰望，長長的星河橫過天際，數也數不盡的無限星子閃耀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光芒。

美得遙遠，美得叫人嚮往，美得想摘下幾顆放在手心，看它發光發亮，如寶石般耀目。

「是很美。」少年看向滿天星辰，心中想著已不在人世的親人，眼中的悲痛油然而生。

「我姓蘇，你可以叫我蘇大小姐。」相逢雖是有緣，但今日過後便重歸陌路，何必留名。

「歐陽。」他的姓氏。

「你是京城人士？」他沒有地方口音。

「是。」他最厭惡的地方。

「你從哪裡來，要回京嗎？」蘇子晴很自然地打開話匣子，反正誰也不認得身邊的人是誰，不怕心事走漏，更不用怕自己不傻的事情洩漏，這段日子她怕自己的祕密被發現，都一直縮在艙房裡，三餐都由貼身丫鬟送，早就悶壞了。

「回京，送父親回故土安靈。」他的父親是何等的英武，一代勇將，卻死於小人之手。

少年也抱著相同心態，有問必答，他被壓抑太久了，再不找人抒發，他怕自己會入魔。

蘇子晴啊了一聲，面露憫色。「我也是回京，我外祖父過世，我和哥哥去江南奔喪，在外祖家守孝一年，外祖父母很疼我，說我長得最像我娘，我娘在我兩歲時死了，我有個面慈心軟的後娘。」

面慈心軟……他冷嗤，「妳相信？」

她一笑，面上的稚氣褪去，多了嘲意，「就是不信才要避開，我和我哥哥都太小了，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先遠遠的逃開，以免遭到毒手，累積自保的實力再回去。」

不用當傻子的感覺真好，整天提防東、提防西的怕人發現，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用偽裝自己，可惜這樣的日子不多了，在她拿回娘的嫁妝和定下婚期前，她還得做只會朝著人傻笑的傻子蘇子晴。

「妳能保護得了自己嗎？」雖無繼母，但有繼祖母的少年感同身受，那個老太婆一直想奪走歐陽家的家產給她的兒子，仗著長輩的身分欺壓並非親生的長房。如今的長房只剩他一人了，爹和娘都不在了，他順兩人生前的意願扶靈回京，安葬在祖先身側，對那個老宅裡的人卻沒有半點親近之意。

蘇子晴調皮的看了他一眼，「你要助我一臂之力嗎？」

「也許。」同病相憐，她這麼一丁點大，他希望她至少活到長大。

她一怔，繼而笑容滿面，「歐陽哥哥，我要得不多，只要兩個會武的高手，一男一女，一個給我哥哥，一個給我。」

看剛剛他身手俐落的救了自己，她就知道他會武功，而且聽他談吐顯然不是一般

平頭百姓，身邊肯定有人供他使喚。

「妳倒會順著竿子往上爬！」這叫要得不多，見風轉舵的嘴臉變得真快，連哥哥都喊上口了。

「機會難得，問問又不要銀子，攸關我和哥哥的性命，臉皮厚能多活幾年。」放著大腿不攀那是真傻，而她又不少。

歐陽頓了頓後說：「我考慮考慮。」

「真考慮？」她訝異，她以為他會直接了當的拒絕，誰會管萍水相逢的人的死活，無利可圖的事沒人會做。

看她一臉不信，少年反而笑了。「送妳幾個也不是不可以，我底下確實有不少會武的人，不過——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她欣喜的急問。

「妳養得起嗎？」在繼母手底下討生活並不容易，他爹曾經連一頓飯也請不起，當劍換銀兩。

被人看不起，她嬌哼一聲，「養得起。」

「真的？」他看她的穿著並不富貴，衣服半新不舊。

「真的。」她的神色寫滿自信。

難道是人不可貌相？少年點頭道：「那我……」

話說到一半，他驟地臉色一變，將蘇子晴拉至身邊，再往身後一推，以高人一等的身形擋住她，不讓人發覺除了他甲板上還有第二人。

「妳趕快往船艙跑，不要回頭，關上艙門不許探頭看，聽見了沒？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咦！那是什麼？不會是傳說中的鷹爪鉤吧！就鉤在船舷。

「不要問，快……來不及了，躲好。」他沉聲叮囑，將人推到一旁盛清水的大木桶後。

是來不及了，十數個蒙面的黑衣人自小舟登上客船，後面還有人接著上來，不一會兒甲板上密密麻麻站了三十多人，個個手持殺人利器。

「大少爺，知道今日是你的忌日，特來送死是吧！」省得他們殺光一船的人找人，自個兒識相的送上門。

「誰要我的命？」他心裡有數，但免不了問上一問。

「去陰曹地府問閻羅王吧！」領頭的黑衣人話一落下，舉刀直劈。

其他人見狀也蜂湧而上，一群黑衣人下死手欲置少年於死地，每一刀都用十成的功力，但少年足尖一點躍上帆杆，伸手一抽從腰間取出三尺長軟劍，以雷霆之姿掃向出招狠毒的黑衣人。

很快的，黑衣人中有了死傷，少年也中了數刀。

大概是打鬥聲驚動了其他人，少年的手下也紛紛加入戰局，刀來劍往，冷光閃爍，船上被血染成一片，流向大桶子後頭，躲著不動的蘇子晴不敢探頭看，任由鮮血漫過她的繡花鞋。

可是她不看不代表麻煩不會找上她，一個受傷的黑衣人忽然倒向她躲藏的地方，四目相望，她尖叫著往旁邊一跳，這時一把銀晃晃的大刀劈在木桶上，將木桶劈

開了。

如果她沒跳開的話，被劈成兩半的人就是她了。

「小心。」

少年手中長劍穿透方才差點劈中蘇子晴的黑衣人後背，他頓時兩眼一瞪，死了。

「歐陽哥哥，後面……」蘇子晴驚慌的指向他背後。

少年卻是冷靜地將軟劍一抽，回身刺入另一名黑衣人胸口。

不斷有重物落水聲，可原本三十多名的黑衣人增至上百名，少年和他的手下幾乎是以一敵十的局面，濃得散不開的血腥味叫人做嘔。

忽地，一名黑衣人躲在暗處準備偷襲少年，見狀的蘇子晴覺得不能袖手旁觀，若是少年的人被屠盡，一船的人也活不了吧！

咬咬牙，她張望了下四周，發現可以利用的工具，就大膽的準備動手。

第二章 患難見真情

船上有一條下錨的粗繩，蘇子晴二話不說的使出全力拉動繩索，躲在暗處的黑衣人本來看準時機往少年衝去，突地被拉直的繩索絆腳，黑衣人根本沒防範，腳一勾繩往前倒。

他手中的刀正好拿在身前，身體一倒時便想將刀拿開，誰知倒下的速度太快，來不及拿開的刀瞬間劃向頸項。

看到噴出的鮮血，他只短促的啊了一聲便倒地不起，再也沒有發出聲音，圓睜的雙眼充滿錯愕，他到死的那一刻都沒想過會死在自己的刀上！

「叫妳躲好妳跑出來幹什麼？」少年見狀一劍解決正舉刀揮向小姑娘的黑衣人，滿面怒色的喝道。

蘇子晴很無辜地撿起黑衣人掉落甲板上的刀，虛張聲勢的揮動，「你自個兒瞧瞧還有哪裡能躲人，到處都是人。」

死人、活人、一堆的人，能躲藏的地方全被劈得稀巴爛，想回艙房的路也被黑衣人堵住，她是欲哭無淚，回京的水路上一路平安無事，偏偏她心血來潮想賞月觀星卻撞上一場大屠殺。

不是沒見過死人，可是一下子死這麼多的人，叫人看了心慌慌。

「跟緊我，不要慌。」他說話的時候，大腿被劃了一刀，同時也連殺兩人，跟其他幾個手下會合，形成七個人對二十來個黑衣人。

雖然黑衣人人數較多，但明顯少年的手下武藝更高，即便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傷，可仍游刃有餘。

「歐陽無怨，你還是乖乖地受死吧！不要拖累無辜，你身後的小姑娘多可人，你想她陪你送死嗎？」黑衣人首領寧笑著，伸舌舔去刀鋒上的血，眼神流露出陰沉。歐陽無怨……這名字好像在哪聽過，非常有名，怎麼想不起來……蘇子晴覺得耳熟，印象中在她當鬼的日子，常聽人唸叨著，卻想不起是誰。

歐陽無怨神色嘲諷的說：「哼！我要真束手就擒她才是死無葬身之地，那個老女人花了多少銀子買我的命？」

真以為他不曉得是誰設的局嗎？不管他走陸路或是水路都會遇匪攔截，那對心狠

手辣的母子沒想過要讓他活著回京。

「知道有人買你命就要有自知之明，橫豎都是死，何不痛快點，省得大爺我費勁。」他不信拚盡百人之力量會殺不了這個兔崽子，他和他耗上了！

「在我們主子面前也敢自稱大爺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。」一名褐衣男子冷諷他的大言不慚。

「我找的人是歐陽無怨，無關緊要的人快讓開，別搶著當替死鬼。」黑衣人首領揮了揮手中大刀。

「少說大話，手下見真章。」身上大傷小傷無數的褐衣男子舉起他的大錘，奮力殺向黑衣人。「玄衣，帶公子走，我斷後。」

玄色衣服的年輕男子面冷如霜，和另一名男子退到歐陽無怨身側，作勢要護送他離開。

「我不能走，船上還有五十四名客人，我一走他定會屠船。」為了自身安危而置他人於不顧非男兒所為。

「公子……」數人齊喚。

「殺光他們是我們唯一的退路，殺——」

歐陽無怨高聲一喊，其他人眼神立變，殺氣騰騰，與黑衣人再一次對上，你來我往殺得慘烈，每個人都多添了幾道傷，月光下，可見失血過多的蒼白臉色。

不想死的蘇子晴手腳靈活的跟著東躲西閃，刀來低頭，劍戳彎腰，她沒想到她有一天會學成龍，上蹦下跳的只為躲開別人的殺意，還要小心別掉到河裡。

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歐陽無怨他們還是七個人，不過看得出已精疲力盡了，還能站著全憑著一股氣，怕是無法久戰，不過黑衣人只剩九名，同樣是氣喘吁吁，握刀的手微微顫抖，只要對手再施點力，刀便會脫手而出。

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就在這時候下起雨，雨勢漸大，幾乎要遮蔽整片天地，叫人看不清，視線模糊。

「子晴，妳在嗎？」滂沱大雨，出現清亮的少年聲音。

「哥，你別過來，退回去，他們手上有刀……」要命，他怎麼出來了？還連她兩個丫鬟一起帶出來了？

總算找到妹妹的身影，蘇子軒心急如焚的要往妹妹走去，「妹妹，妳有沒有事，別怕，哥哥保護妳。」

他深夜讀書，早在歐陽無怨等人跟刺客交手時就聽見異狀，去找蘇子晴時，也看見一些乘客走出艙房議論紛紛，知道船上出了事，就想看看妹妹有沒有嚇到，誰知卻發現她不在房內，他心急的要上甲板找妹妹，船上的護衛卻阻攔著他。

那些護衛沒有加入戰局，而是以保護其他的乘客為優先。

他只好說他的生死自己負責，對方才放他出了船艙，不料甲板上的情況會是這樣慘烈，讓他心驚膽戰。

為了這一句「哥哥保護妳」，蘇子晴紅了眼眶。「我很好，沒事，一會兒就回房。」

「妹妹……」哪會沒事，那麼多的死人，妹妹一定很害怕，當哥哥的不能讓她獨力承受。

「快，捉住那名少年。」黑衣人首領孤注一擲，打算捉個人質威脅歐陽無恕，讓他束手就擒。

「不行，不能捉我哥，歐陽哥哥，救我哥……」她能求助的人只有他了，她哥哥不能有事。

歐陽無恕舉劍攔住了黑衣人首領，怒斥道：「高萬壽，你真要為虎作倀？」他不殺他是因為他是他父親的手下，他答應爹要善待他底下的兄弟，但這樣的人真的值得善待嗎？

黑衣人首領大驚，「你居然認得出是我。」

「別忘了我也曾和你們並肩作戰過，在戰場上大口吃肉、大口飲酒。」

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：「看，這些是我的兄弟，他們絕對不會背叛我，我放心地把後背交給他們」，可最後，他的後背卻插上一枝來自後方的翎箭，他到死都不曉得那枝箭是由哪個兄弟射出。而現在，爹的兄弟卻要殺了他，甚至牽連無辜。

高萬壽拉下蒙面黑巾，冷眸一眯。「那就更不能讓你活著，你活著我的仕途就完了。」

「你以為你活得了嗎？」分不出是雨水還是血水，渾身濕淋淋的歐陽無恕揮劍向前，墨瞳冷銳。

「要拚了才知道，縱使你跟歐陽東擎一樣悍不畏死，也並非不死之身！」

悍不畏死是他佩服大將軍的一點，也是最痛恨的，自個兒不怕死就罷了，還拖著兄弟去送死，多少條人命在他建立的功勞中流失。

他怕死，他不想衝第一，敵人的長槍多麼鋒利，次次逼近他的咽喉，可歐陽東擎的一句「衝」，他就得義無反顧的衝到最前頭，再一次和閻王賭命。

他受夠了歐陽東擎的獨斷獨行，他想升官發財沒錯，但也要有命回去享用，一個「追封」他能得到什麼，封妻蔭子嗎？

打仗多年，他的老友、老母早已一一死去，家中兄弟少有相處本就不親，他活了三十年連個妻子也娶不成，人家一聽到他常年不在家便打了退堂鼓，誰也不願守望門寡。

一句「兄弟」就讓他付出一切，問過他是不是心甘情願嗎？

他寧可有妻有子，侍奉雙親膝下，尋個城守的小官做做，好過刀口舔血，衝鋒陷陣的日子，誰曉得過了今日有沒有明日。

歐陽東擎一死，他麾下的兵士悉數歸營，重新打入各營區，依各人的意願編隊，二老爺找到他，讓他跟著混軍功，人不出營也有功勳在身，不用拚死拚活當先鋒，「搶功」是常有的事，他一點也不心虛。

「不許你侮辱我爹，納命來。」聽高萬壽提起身為從二品鎮國大將軍的父親，用得竟是不屑又嘲諷的語氣，歐陽無恕赤紅了雙目，一身傷的他似乎不知痛，右手一揮，劍勢雷霆萬鈞，追風破雨，似遊龍，如白蛟，在風雨中穿梭。

歐陽無恕跟高萬壽打得你來我往，這時歐陽無恕的一名手下胸口中刀，搖搖晃晃的幾乎要倒下，他感覺頭暈目眩，仍咬著牙苦戰，一劍刺死給他一刀的人。

原本多數人的黑衣人變成少數，只剩下四人苟延殘喘，就算不殺他們他們也游不回岸上，只有等死的分。

望著他們絕望的眼神，蘇子晴沒有同情，畢竟這些人出手狠辣，如果放過他們，遭殃的會是一船的人，她走到歐陽無怨那個胸口中刀的手下身後，扯扯他的衣袖表示要為他止血、上藥。

他回頭一瞧，只拍拍她的頭要她回去，一時半刻他還死不了，尚能撐上一會兒。蘇子晴皺眉，先去尋其他人，但沒有一人願意先行療傷，他們跟隨著主子浴血而戰，雖死猶榮。

「血流多了會死的，你們知不知道！」能活下來為什麼不珍惜，那麼多人可能沒機會再活一回。

聽到她的話，有人笑了，有人仰著頭任雨水打在臉上，他們比誰都清楚死是怎麼回事，因為他們來自修羅戰場，但他們有他們的使命，不能在這裡退卻。

看他們還要硬拚，實在看不下去的蘇子晴向躲在一旁探出頭的剪秋招手，以眼神示意她舉起大水桶往黑衣人扔。

別看剪秋瘦瘦小小的，實則力大無窮，她一頓能吃掉半桶飯、兩隻雞、五個蹄膀、一大鍋魚湯，再加上十斤左右的糕點才有飽足感，胃口和力氣一樣都大得驚人。她聽話的左手提著半毀的木桶，右手是船錨，左一丟、右一扔的砸人，把人直接砸下船，讓眾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久久難以回神。

此時已知毫無生路的高萬壽滿心憤懣，想著就算要死也要拉個墊背的，那個最好的人選就是在場最弱的，也是歐陽無怨拚死相護的蘇子晴，他冷笑一聲，身體朝船舷邊的小丫頭一頂，他自己先栽進了河裡。

而沒有防備的蘇子晴也驚呆了，她沒想過有人會對她這個小小螻蟻下手，纖弱的身軀就這樣被撞翻過去，直直往下落。

「妹妹……」

「小姐——」

墜落感忽地停止，蘇子晴的一隻手被緊緊拉住，歐陽無怨身子朝下，雙腳勾住船舷，從他身上、臉上、四肢流出的血滴在她往上仰看的面龐。

「歐陽哥哥，放手吧！我會溺水，我會想辦法游到岸邊，你的傷很重……」浪好高，快要將她拉下，能夠被拉回去自然好，但現在看起來兩個人一起落河的可能性更高。

「閉嘴。」他想捉緊她，但雨水和鮮血讓他的手濕透了，滑溜難握。

「妹妹，不要放手，哥哥馬上找繩子救妳。」蘇子軒趴在船沿往下瞧，他想捉住妹妹的手卻捉不到，急得團團轉的找繩索。

「哥，到下一個渡頭等我，我一定去找你……」啊！好大的浪！老天爺你也太狠了，竟往頭上打下。

蘇子晴的聲音淹沒在河水之中，一陣大浪打來，浪頭高過船頭，把船上的人都沖得東倒西歪，航行的船隻微微傾斜了一些，眾人連忙捉住固定物以免被捲走。等這波大浪打過，他們再衝到船側救人，可是哪裡還有人，除了不斷落下的大雨

外，只有波濤洶湧的河水，河流像食人巨獸大聲咆哮，一波又一波的浪濤推動著客船。

「妹妹……」

「小姐……」

「公子……」

大雨中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沒人聽見一聲聲的叫喊，船被河水推著走，根本沒法下河尋人。

「怎麼辦，我把妹妹搞丟了，我答應過娘有生之年一定要照顧妹妹，可是我卻救不了她……」與妹妹有九分相似的蘇子軒抱頭痛哭，懊惱自責自己不夠強大，護不住想護的人。

「公子，你先別傷心，小姐的水性極佳，她在湍急的溪流都能逆流上游，你要相信她會平安無事，咱們家小姐是頂頂聰明的人，誰也比不上。」心裡擔心不已的繡春故作鎮定樣，先安撫一個是一個，她知道小姐最在意的人是公子。

「真的嗎？妹妹她不會有事……」

因為生母早逝，父親再娶後娘，蘇子軒比同齡人早熟，他知道他和妹妹的依靠只有彼此，其他人根本靠不住，他不能失去唯一的至親，他們兄妹倆要相依為命，但他終究只有十歲，此刻不免慌了手腳。

「公子怎麼能懷疑小姐呢！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小姐的福氣大得很，你看她三番兩次遇險都能逢凶化吉，這不是好兆頭嗎？」她家小姐是菩薩座前的玉女，定能否極泰來。

暗暗著急的繡春都快急哭了，但她牢記小姐說過的一句話，越是心急越不能自亂陣腳，要冷靜下來好好思考，因此她心亂如麻可面上不顯，沒人瞧見她的手掐著腿肉，掐出淤青。

不過她的話語奏效了，看到她平靜的神情，心慌意亂的蘇子軒慢慢冷靜下來，眼中有大人般的沉著。

「妹妹落河前說了什麼？」是的，他不能慌，不能亂，自己都慌了、亂了怎麼救妹妹？

「小姐讓我們到下一個渡頭等她，她一定會趕上來。」他們的小姐從來不騙人，說話算話。

「三天，我們等她三天。」他握著拳頭，眼眶含著淚光，即使他故做堅強，但終究是力量薄弱的少年。

「是。」繡春堅定的答應。

「不過雨一停立即找人、尋人，不管花再多的銀子也在所不惜。」他們不能坐著枯等，還是要全力搜尋。

「是的，公子。」他們會找到人的，小姐要回到誠意伯府，拿回夫人的嫁妝，不能落在旁人手中。

「你們小姐會泅水，我們主子爺卻是旱鴨子，他完全不會水。」一遇水就沉，只怕回天乏術，玄衣喃喃的說，和同伴們一臉悲不可遏，彷彿下一次再見到歐陽無

怨就是他浮腫變形的屍體，鎮國將軍府後繼無人。

「什麼，你不會泅水？」這麼大個子居然連狗爬式都不會，雙手一攤任河水載浮載沉，生死由天。

見他又要往下沉，蘇子晴趕緊藉著水的浮力扯著他。

「我在關外打仗，四面赤壁沙漠，連口水都要省著喝，哪來的水泅游。」有個綠州就是逢天恩寵了。

「你才幾歲呀！打什麼仗？！」一陣大浪打來，她面朝上仰著，腳在河面下打水，順著水流往岸邊靠。

喝了幾口水，他竭力保持清醒，氣息微弱的回答，「我十歲就跟著我爹上戰場，今年十六，我給自己打下正五品寧遠將軍的官職。」

她愕然。「我爹三十歲，也才正五品光祿寺少卿，還是靠他老丈人往上爬，升官的可能性極低。」

「我是……咳！咳！用命拚出來的，和他們一級一級往上升的文官不同。」武官官升得快，但死得也快，一個小小的風寒都有可能引發多年的痼疾，一旦發出來命在旦夕。

「你還承受得住嗎？我力氣小拉不住你，如果我手鬆掉了，你記得不要掙扎，儘量面朝上讓水流帶著走，只要不死就有獲救的機會。」不會比飛機在空中解體更可怕。

蘇子晴依稀記得前世臨死的感覺，飛機的機身先從左側撕裂開一條縫，接著強烈的氣流灌入，飛機失去平衡往下墜落，她覺得冷，非常冷，而後底下的座椅像真空抽吸般抽了出去，她看到最後的一抹藍天，還有彩虹。

她死得很快，沒什麼痛苦，喉頭一緊就失去意識，當她醒來的時候是倒掛在誠意伯府後院的樹上，風和日麗的天氣，她暖和地只想睡去，卻被嬰兒的哭聲驚到雙目瞳大。

他想笑，卻有氣無力，身上的血不斷流失中。「不怪妳，妳盡力了，或許我命中有此一劫。」

「歐陽哥哥，你別放棄，我們離右邊的岸較近，你試著往左輕輕踢水，讓水流把我們往右岸送。」她前世有長泳的習慣，每年都會參加萬人跨海長泳，海水的浪潮一波波的打來才是驚人。

穿越到這裡，即使她快二十年未海泳過，但在煙雨濛濛的水鄉江南，她也下過好幾次水，在無人的溪水中潛泳，來回好幾個時辰都不覺得累。

「我試試。」歐陽無怨其實瀕臨昏厥，但他咬著下唇讓自己痛醒，努力的打水。

「啊！小力點踢，你要把自己當成水，慢慢踢腳，不要太急躁……」手好酸，這場雨要下多久呀！岸邊怎麼還那麼遠，她的小身板快四分五裂了。

蘇子晴一邊熟稔的踢水，一邊教少年如何打水，兩人像死狗般的隨波一上一下，不知多少次被河水蓋過臉面，喝了不少水……

經過約莫一個多時辰的努力，兩腳終於能踩到地了，他們不敢高興得太早，一腳深一腳淺的爬上岸，氣喘如牛的趴在蘆葦灘邊，慶幸能脫困。

「歐陽哥哥，起來，你不能躺在這裡，我們得找個地方躲雨，不然一身濕答答的會生病。」沒有水的浮力，蘇子晴根本拉不動歐陽無怨，他重得像頭豬。

「我……我動不了，妳先走，我一會就趕……趕上妳。」他力氣用盡，連開口說話都十分困難。

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會放下你一個人，你想害我淋雨嗎？」她佯裝不快，逼他擠出力氣。

「妳……」他想喊她，卻喊不出她的名字。

「我叫蘇子晴，你救過我，所以我要回報你，起來，不許拖累我，我不想死得面目全非。」泡過水的屍體很醜，腫得像發糕。

「蘇……子晴……」

朦朦朧朧間，歐陽無怨咬牙站起身子，走到最後，幾乎是無意識的走動，他覺得好累好累，只想停下來，他再也走不動了。

可是耳邊一直有個軟綿的聲音鑽進腦中，說著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再走兩步路，我看到茅草屋了」。

然後……他就倒了。

什麼聲音？

好像有人輕快的哼著小曲。

是誰膽兒肥了，居然敢在他寢居哼小調，玄衣、玄漠何在？為何沒將人扔出去，任其放肆？

咦！什麼味道，好像是小雞燉蘑菇，很香，讓人飢腸轆轆，很想喝上一大碗雞湯，大啖雞肉。

聞著香味而甦醒的歐陽無怨掀開沉重的眼皮，入目的景致讓他為之一怔，隨即闔上眼，他以為他還在作夢，看錯了。

但再睜眼一看，還是有些陳舊的茅草屋，屋梁旁邊有著非常明顯的蜘蛛網，微溫的熱度來自不遠處的土灶，灶上放著一只凹了一邊的鐵鍋，鍋裡正咕嚕作響的燉著湯。

他扭動著脖子看向曲子傳來的方向，意外的看到一名眉眼如畫的小姑娘拿草逗雞玩，雞腳是綁住的，動不了。

「妳……」她叫什麼名字來著。

一聽到很輕的氣音，蘇子晴倏地回頭，丟下草往歐陽無怨跑了幾步，欣喜地叫道：

「歐陽哥哥，你醒了。」

「妳是……晴兒。」看到她的臉，他想起她是誰了。

「你要喊我蘇大小姐，一名外男不能私下喊女子閨名。」她一臉正經的說道。

「我會負責。」他們同處了一夜，他理應肩負起責任。

「什麼負責？」蘇子晴不解。

「為妳的名節負責。」他會娶她，不讓她為流言所傷。

聽明白的蘇子晴噗嗤一笑，認為他太認真，「什麼名不名節的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不說出去就沒人知曉。」

誰會為這點小事較真，又不是吃飽撐著，她看過另一個蘇子晴所嫁非人，她可不想重蹈覆轍，因小小的意外而賠上終身。

「我不會當沒這回事，妳的名聲確實毀在我手中，我會請人上門提親……」早日定下她也早安心。

「啊！等一下、等一下，我才十歲，還不到議親的年紀，你會不會太急了。」這人怎麼一清醒就說起胡話，難道是高燒燒糊塗了？

「先訂親，等及笄再過門。」他等得起。

「可我不恨嫁。」他太一廂情願了吧！

「我想娶。」倒不是僅僅只為負責，而是轉念一想，他並不抗拒和她相處，先和她訂親可以避開皇上的指婚，以及繼祖母強塞的未婚妻。

年屆十六的他已到婚配年歲，為了他父親留下的三十萬子弟兵，各方人馬蠢蠢欲動，想藉著聯姻一事試圖拉攏他，為奪嫡多一分勝算。

要不是適逢父喪，皇上的指婚聖旨早已送達鎮國將軍府，而繼祖母也不安分，一心念著父親一手打出的家業，三番兩次往他屋裡塞人，甚至私底下有和娘家人議親的舉動，想藉由婚姻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他父母不在自然要聽她這個繼祖母的，逼迫他迎娶陸家表妹。

再者，距離蘇子晴及笄還有五年，五年時間他大可放開手去做他應該做的事，不用被一些瑣事牽絆，在戰場上大展長才。

「但我不想嫁，我和你不熟。」蘇子晴眨眼，用著一根樹枝攪動冒著熱氣的雞湯。

「處久了自然熟……」他一動，全身的疼痛立即一湧而上，他看了一眼上了藥的傷口，眸色一深。

她眼兒彎彎，眯成月牙，朝他晃晃有點肉的圓胖小指頭。「你回京城後該去打聽打聽我是什麼樣的人，不要妄下定論，我相信只要腦子沒長蛀蟲的人都不會找上門。」

聞言，他眼一眯，「妳做了什麼？」

她一笑，意味深遠。「我是傻子。」

「傻子？」他一怔。

「對，千真萬確的傻子，七歲那年我不慎落水，連燒了數日燒壞了腦子，燒一退我就傻了。」她說得好像是別人的事，無喜無怒，無悲無怨。

「誰推妳的？」他目光一沉。

蘇子晴兩眼閃過亮光，「欠我的，我一定會討回來，但我還太小了，只好蟄伏，這年頭的孝道太重要。」一頂「不孝」的大帽子就足以壓死人，不管長者做了什麼，當晚輩的只有承受的分，就算要了你的命也理所當然，長輩有管教兒孫之責，做得不對就打，死活不論。

「妳的繼母？」人都有私心，想為自己的兒女爭取更多，不想被人分走。她不回應，無聲勝有聲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再開口，她轉了個話題，「你傷得很重，還是別亂動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回來。」

「雞湯哪來的？」他答非所問。

一提到這事蘇子晴就樂了，眉飛色舞。「咱們進得這間茅草屋就是一個雞窩，大概是獵人用來歇腳的吧，只是年久失修，鮮有人煙，因此一家子來築巢……你瞧瞧那兒還有兩隻母雞綁著腳，原本還有一隻公雞和兩隻母雞，不過從那裡跑了……」她指著牆角一處用乾草補上的洞，明顯和茅草屋的舊土不同色。

人要走連天都擋不住，人家是甕中捉鱉，她是關門捉雞，毫不費勁。

滂沱大雨中什麼也看不清楚，她是憑著感覺往前走，一邊扶著重得要命的傷患，一邊蹣跚地將腳拔出泥水坑裡，她每一步都走得艱辛，好幾回都想把礙事的人丟掉。

所幸天無絕人之路，就在她決定放棄的時候，遠遠瞧見一間搖搖欲墜的茅草屋，走近一看才知還能遮風擋雨，她找了些野草補上漏風的洞也就將就了。

茅草屋不大，大概夠五、六個成年男子在此歇息，屋裡堆了易燃的柴火，以及幾捆稻草，還有個鍋子和少許鹽巴。

東西不多卻足以救急，她找到了打火石先點燃柴火，烘乾了衣服，用鍋子盛了水放在鍋子裡煮沸，再想辦法替他治傷。

這時候她發現躲在柴火後頭的一窩雞，便心喜的徒手捉雞，長在野外的雞個頭都不大，她左右開弓便捉到兩隻母雞，腳一踩又是一隻，可惜足足有母雞兩倍大的公雞跑了。

不過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她將柴火堆一撥開，裡面有十來顆雞蛋，她敲破一顆看看有沒有小雞仔，見是能吃的就全下鍋煮成水煮蛋，反正沒油沒調味料，也沒別的看法。

事實上蘇子晴會做的菜不多，就是整鍋燉，大雜燴，愛吃的人不見得會掌勺。

「我的傷呢？」

「我搜了你的身，發現幾張泡爛的銀票和碎銀，還有一只看似刀傷藥的瓷瓶，我估且試試，死馬當活馬醫了，碰碰運氣。」

蘇子晴並未說實話，除了他身上的傷藥，她隨身攜帶防火、防水的小玉盒，裡面有六個小方格，分別放了解毒丸，頭痛腦熱的驅邪丸，防風寒藥丸和止血鎮痛的傷藥等，有備無患，以防萬一。

她實在不相信後娘的為人，特意請人做了這個。

玉盒不大，約半個巴掌，每個方格僅能放五、六粒藥丸，她擱在荷包內方便取用，若有需要用上一顆能夠應急，讓人有機會找大夫醫治，歐陽無怨該慶幸荷包沒被大水沖走，要不然他恐怕沒法清醒的這麼早，還得多受幾日苦。

「妳搜我的身？」他面色古怪。

「不然咧，你以為我這麼個嬌滴滴的小姑娘會帶著刀傷藥坐船。」當她是打打殺殺的江湖人呀，隨時有受傷的可能。

歐陽無怨臉微紅，訥訥的說：「多謝了。」

他一個大男人被人東摸西摸，即便是個髮未挽髻的小姑娘也夠叫人難為情了，他長到十六歲還沒和女人親近過。

「不過我醜話說在先，你身上的傷口真的太多了，我上兩次藥就用完了藥粉，你一直高燒不退，我只好到附近找了板藍根、婆婆丁熬成湯給你灌下，連喝了七、八碗逼出一些汗，燒才退了一些……」她認識的藥草不多，知道這兩種有清熱解毒作用，其他她不敢用。

也是瞎貓碰到死老鼠，誤打誤撞，加上他自個身強體壯，幾碗湯藥下去有了改善，燙手的高溫終於慢慢下降。

「妳……照顧了我一夜？」他喉嚨一緊，有種令人想哭的苦澀，除了他的爹娘外，沒人會在意他過得好不好。

「錯，是一天兩夜，打從我們落水的那一夜開始你就昏迷不醒，我雖然用了你的刀傷藥幫你止血上藥，可是到了下半夜還是發燒了，你一直沒醒，反反覆覆的發燒，到了天快亮才好一些……」

換言之，他倆失蹤了快兩天，期間全無消息，少男少女獨處一地，這事一旦傳出去，她名聲盡毀，但是蘇子晴並不在意，當務之急是如何活下去，以及躲過後娘的算計，其他都是小事。

「還在下雨？」他聽見淅瀝瀝的雨聲。

「嗯，還在下雨，不過雨勢有在減小，大約下到明兒一早就下不了吧！」她希望雨停。

全身是傷的歐陽無怨吃力的坐起，光是這動作就讓他額頭冒出不少汗，「我的人很快就會找來。」

她不予置評，他們好像被河水沖得很遠，她又胡亂走，一時半刻要找到人很困難。

「喝雞湯。」

「妳喝了嗎？」他看了一眼，鍋裡還有很多的雞湯。

「喝了，我不會委屈自己，我還吃了很多雞蛋。」她指了指一地的碎蛋殼。

他便不再推辭，接過竹碗，這竹碗與其說是碗，不如說是竹筒，兩頭有燒過的痕跡，一邊留節，一邊燒空，形成能盛物的器皿，連筷子也是竹片做的，只是大小不一，有長有短，能夾物罷了，做法粗糙，但也頗有野趣。

看他在打量那個碗，她肩一聳，「這兒除了鍋子什麼也沒有，湊和著用吧，我冒雨撿了一截竹子才燒出一個盛湯的碗。」

有露營經驗的蘇子晴很懂得利用手邊資源，前一世的她很喜歡親近大自然，有台露營車，她會開車載著學生到野外露營，一待五、六天，在大自然的環境中寫生，畫出一幅幅美麗的畫作。

她是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合力養大的，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，爺爺是知名的國畫大師，外公是書法名家，在兩人書、畫的薰陶下，她自是能寫擅畫，並以此為業。

十八歲那年她就被譽為書畫天才，並開始辦展覽，出售作品，二十五歲不到開班

收徒，成為知名書畫家。

由於家學淵源擁有深厚的功底，她的書畫廣受歡迎，因此她在生計上並不困頓，還花了五千萬在山上蓋環保屋，打算當她養老的去處，她把她的未來打點得很完善，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再好的安排也抵不上老天的捉弄，蓋好的環保屋沒住上幾天就告別深愛的世界。

幸好她天性是悲觀的，對人性沒把握的預立遺囑，身後財物全留給老人家，他們沒了就捐給國家，環保屋給了她好友的女兒，一個有自閉症的十七歲少女，有著極高的繪畫天分，環保屋符合她不善與人往來的需求。

她聰慧得令人驚訝，一般閨閣千金不會懂得如何自救，她們只會嗚嗚低泣，驚慌失措。

喝著熱騰騰的雞湯，身子一暖的歐陽無恕認真的道：「我這條命是妳的，妳想要什麼儘管開口。」

她側著臉想了一下。「還不需要，尚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不求人，你當欠了我吧！」

「好。」他欠她一條命。

「擊掌為盟。」古人很信這一套。

「嗯！」

擊掌的時候，望著沒他手一半大的小手，歐陽無恕心裡興起些許波瀾，他想握住柔白小手永遠不放，想要守護它的主人。